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GESANG HUA

格桑花

丹增曲珍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གཤམ་ཐུང་པོ་དྲུག

格桑花

丹增曲珍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桑花 / 丹增曲珍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16-4147-3

I. ①格… II. ①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8413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97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77元 (全10册)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齐扎拉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知悉《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借此向丛书的十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真诚感谢认真组织落实丛书出版工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因为这是迪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并将作为迪庆文学事业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迪庆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稳定，各族群众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一定要把文学艺术工作当做有利于提升我州文化实力的一项关键事业来抓。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本土作家们过去一直做着有益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再接再厉，还需要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迪庆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十多个民族在这块吉祥如意的土地上诗意地生活，和谐地共处，谱写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块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灿烂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有着大量独具特色魅力的自然风物和景观，有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的鲜活实践，还有着热爱生活、能歌善舞、智慧勤劳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作家们创作、讴歌、写出好作品的无尽素材，也是激发作家们写作灵感的源泉所在。因此，迪庆的作家们要深入实际，经常走到人民中间，回到乡土，去感悟生活，去体验时代的

变化，去触摸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心理感受和精神需要。同时，希望大家自信、自强，走出狭隘的自我天地，立足本土，大胆创作。我相信，只要自信、自强，就一定能够多出作品，写出佳作，为迪庆人民争光，为迪庆的文学事业增添光彩。

诚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能够自觉投入其中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应该为迪庆拥有这样一个甘于为文学事业默默奋斗的作家团体而高兴。同时，我们也愿意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些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事业！

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将在迪庆开幕之际，《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是迪庆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最后，祝愿迪庆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广大迪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取得更大成绩！

2010年8月8日

格桑花，雪域高原的迎春花，每年5月，她们总会带着耀眼的金黄如期盛开在苏醒的锦康城，成为雪山脚下一道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拥抱春天的藏家儿女。她们用朴实无华的冠瓣绽放出初春，用顽强而平凡的身姿装点着辽阔的高原。在格桑花的海洋里，飘过了高亢醇厚的藏歌，演绎过青春炽热的恋情。

春天来去匆匆的藏区，格桑花的生命不过一月，当最后一丝春的气息走远，便到了她们零落的时候。花开有声，落英余香，象征着爱与幸福吉祥的格桑花，不知见证了多少年少飘渺的往事，那些带走花香的脚步，多年以后可会感念曾经的懵懂？一样的花儿，不一样的笑脸，年年岁岁事不经，岁岁年年人依旧啊！

1

央措结婚了。一个目标陨落、现实惨淡的24岁女孩，对自己最好的交代莫过于选择结婚嫁人。

在没有憧憬的未来中，盘点过去应该是珍惜当下的最佳诠释！有爱有怨有喜有悲有笑有泪的青春跋涉才能像上好的红木家具，在岁月的打磨中和光阴的洗礼下显得铮亮润泽、光可鉴人。

天空被两列高耸入云绵延逶迤的群山划成了或宽或窄的条状，山脚处是被人们称之为金沙江的苍茫碧水。央措生活的荣吉村，就是依山临水分布的众多藏族村落之一。在这田园是肉体，江水是血液的河谷地带，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物产丰富……

素来以漂亮聪明闻名、活跃多动著称的小学二年级学生央措，就在这碧水青山中潮起了青春的朦胧意识。当品学兼优模样标致的班长扎西挺身而出，为她洗涮清了上自习课捣乱的罪责后，生性顽劣的央措从此在心底生出向扎西靠拢和学习的情愫。在从善如流的爱慕中，扎西像一枚钢印盖在了她幼小的心灵上，终生无法抹去。

而同住在供销社大院里的沛初，早被相处甚好的两家大人自小就拉了朗配且无人不知。央措生病住院，沛初当医生的妈妈二话不说就为央措换上沛初的衣服，沛初则每天早晨都奉命为“小媳妇”央措送来香喷喷的白面馒头和可口的饭菜，搞得俩十来岁的小人一见面就脸红。

央措的世界依旧是简单纯粹的。在那个贪玩高于一切的年龄段，无论是扎西还是沛初，都如同节日期间扎在头上的漂亮蝴蝶结，悸动仅仅产生在扎上去的瞬间，忘记它的存在才是最真。所以，当央措的爸爸调到锦康县城工作后，一切情愫都变成了挂在枝头无人管护的青毛桃。直到多年后的再次重逢，让央措品尽了人生的百年恩怨！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条街。学习差强人意又极爱出风头的央措，和同大院的同班同学和晓梅、格追的相处简直堪称个天一个地。微微发黄的猪腰子脸上不仅洒满了黑芝麻粒大的雀斑，还嵌着一张专门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名副其实大嘴的和晓梅，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还是个做家务的能手。学习马尾穿豆腐，却酷爱打扮，天天让一头偏黄秀发推出不同花样的清秀格追，又最热衷八卦。

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当格追极其诡谲地告诉央措：和晓梅同班里树大空心、吊儿郎当的林刚天天傍晚在单位后面的草坝上约会后，央措双眼溜圆当即拍板，今晚就去草坝上抓她个现形！

五、六月份，正是海拔三千多米的锦康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季节，几阵来势凶猛的春风把长达半年之久的冬天驱逐出境后，凄惶萧条的大地顿时鲜花绿草，美不胜收。用盛开的格桑花编个黄灿灿的耀眼花环美滋滋地戴在头上，是藏家女孩每个春天的必修事务，以至于央措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出国访问的国家元首被热情地戴上花环，她把嘴嘟得可以挂油壶地嚷嚷，那花环怎么没有我们的格桑花环漂亮呢？

央措和格追晚饭也顾不上吃，带着两个干馒头就早早潜伏到草坝边一处极隐蔽的刺篱笆下。刺篱笆其实是一种浑身长刺高不过两米的灌木，藏民们管它叫酸咪果树。在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物产匮乏的锦康，这大概是馋嘴的孩子们一年保证可以一享的唯一“水果”了。刺篱笆树每年五月初发芽，六月份开花，白色的花小得和米粒差不多，花谢后就会结出和豌豆一般大小的青绿小果子——酸咪果。尽管采食它会被刺划得遍体鳞伤，但这丝毫阻挡不住一拨接一拨的嘴馋小孩窝蜂而上。

央措和格追用酸咪果和着干馒头，噎得白眼仁翻翻。两人同仇敌忾地讨论着，“哼！和晓梅，你在老师面前装好学生，背地里居然谈恋爱。”“就是，今天我们把逮个正着，明天就在全班同学面前毫不留情地撕掉你好学生的虚伪面纱，也让你尝尝被打小报告的痛苦……”

当天边画上了几朵火烧云的时候，和晓梅出现了，一起相随的还有她的姐姐、弟弟。央措和格追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得意中掺杂着十二分不怀好意的死死盯梢——一定要活捉！

看！穿着喇叭裤夹克衫，像极了电影里小流氓阿飞的林刚和两个同类走过来了。可他们却没有走到和晓梅跟前，而是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吹起尖利的口哨，随之飘来的一阵阵狂笑怪叫和喧哗聒噪声，霎时划破四周的沉寂，好像草甸就是他们家似的……

直到暮色降临，央措和格追也没见到之前设想得极不清晰的镜头出现，当草坝上的小孩纷纷散尽，两人这才十分丧气地铩羽而归。

在温暖湿润的西南季风吹拂下，锦康的另派仙境像一幅巨大的照片挂在了人们眼前。一个又一个霁雨初晴、天边挂满美丽彩虹的日子，三个女孩背着小尖底篮和小锄头，蹦跳进扬花孕穗的青稞地和由白花、紫花交织散发出浓郁香味的洋芋地，挖一种叫麦兰菜的野菜。麦兰菜洗干净，再经过妈妈用盐、花椒和干辣椒面腌制放好，一周后，一道最具诱惑的美食就可以上桌了。酸香脆甜的奇特味道，是任何一种酸腌菜都无法与之分庭抗礼的。暑期远离学校那个明争暗斗的是非之地，三个女孩相处的信任指数自然达到了最高，和谐程度也冲到顶级。身处这个简单透明的黄金时段，她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格追问：“和晓梅，我们都听说你和林刚谈恋爱了，你老实交代，有没有这回事？”央措赶紧附和，“快说，不说真话就是小狗！”

面对突如其来的审问，和晓梅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过她却兜了个圈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你们得先告诉我你们喜欢谁。”央措像往常任何一次讨论这个问题那样，自告奋勇地抢答道：“我先说，你们知

道的，他叫扎西，是我在荣吉读小学时的班长……”格追依旧口气低沉真实：“我喜欢我表哥，我也告诉过你俩了……”

轮到和晓梅了，她仍然一个劲地哈哈大笑，笑得央措和格追都烦了，才扭扭捏捏地说：“我不喜欢林刚，可是林刚告诉别人他喜欢我，还跟踪我。”顿了顿，她神秘地道出：“其实，我喜欢的人是我们班的黄文军……”

“可你以前跟我们说的好像并不是他。”央措不甘心地追问。

和晓梅又笑：“你还不准我变心咯？”

央措再做作业时，注意力不自觉地变成了赛马场上的骁将。沉默寡言长着个胖圆脸的黄文军，是央措的同桌。老师恨不能隔三差五就为他的听话忠厚踏实给他挂朵大红花或一面大锦旗。但由于黄文军的成绩从未超过自己，央措虽然从心底认同老师对同桌的礼遇，却从未真正重视过他。真没想到，这闷声不出气的黄文军居然变成了和晓梅暗恋的对象，这和晓梅也太玄了。黄文军那天真无邪得像煮开花了的洋芋的表情，上课一丝不苟专心听讲的样子，字写得不怎么样但很整齐的作业本，以及被老师表扬时微低着的猴屁股脸……央措的神思像是被剪断了似的，柳絮般飘满天。

都说环境造就人，而家庭恰恰是这项工程的第一把大锤。小小年纪就以家务活能干闻名的和晓梅，完全得益于她有一个在五公里外兽医站上班的妈妈和经常下乡的爸爸。央措和格追在假期里经常泡在和晓梅家帮她捡菜洗衣拖地。可她俩在全权包揽的能干母亲面前，非但没有用武之地，还被骂作是家懒外勤没心没肺的死丫头，弄得单位里的大人一称赞和晓梅，央措和格追就来气。

升入六年级，妈妈天天挂在嘴边的话变得更狠、更难听。“不让你们愁吃、不让你们愁穿，天天就让你们读点书，你还没把它读好。如果考不上初中，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被这些无机可乘的话震慑着的央措，最大的愿望就是逃跑。格追更惨，她被妈妈恶劣地打击道：“格

追，考不上初中，你就给我要饭去！像你这么懒的，扫大街都没人要。看看人家和晓梅和央措，学习总是比你好，一样的老师，一样的上课，你怕是到学校吃屎去了！！！”格追不敢回嘴，只是趁妈妈不注意时，狠狠瞪她一眼，用力握紧拳头。同病相怜的她俩都觉得，在家里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心中憋屈、空气窒息。哪像外面的世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何况还可以听到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央措家隔壁住着一个高大帅气、表情冷森森的藏族小伙子，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央措注意到这个小孙哥紧闭的门窗缝里，会不断飘出一些好听的男人女人的歌声。男人的歌声浓厚纯正且极富磁性，感染得央措的耳朵都竖立正了。女人的声音甜美清脆，让人听得心尖尖都在颤抖，中间穿插的有点嗲气的对白，让央措感到有种极不寻常的气息在里面骚动。碰到小孙哥偶尔出门倒水提水什么的，央措就像一只灵敏的狗，拉直耳朵去搜寻那些歌词。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央措居然能开口唱几句了。

小小的水仙花，你要是不说话，小小的水仙花，小小的水仙花……

水仙我爱你真心真意，啊啊啊两相依，永远在一起，啊啊啊两相依，要分开我们不容易，水仙的名字永记在心里……

知了其一、想知其二的欲望把央措烧得整天骚动不安。格追没有音乐细胞，尽管她妈妈唱起藏歌来悦耳动听得不像话。央措只好极力怂恿和晓梅，只要看见小孙哥打开宿舍门，就飞跑到他的后窗下躲起来听。就这样，温婉动听的歌声像涓涓小溪，流进了她俩单调可恨的六年级时光……

为水仙近乎走火入魔的央措想入非非地说：“我感觉水仙的样子就该是我们院子里的小玫姐姐那样。”烫着齐肩大波浪，娇小可爱妩媚动人的小玫姐姐号称粮食局最漂亮的女职工，央措第一次见到这个随时一副温柔笑脸的女子，就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她，喊她姐姐的时候，也非同寻常地甜美和亲热。和晓梅若有所思地回答：“我觉得水仙应该比小

玫姐姐再高些才对。”

“我好想知道水仙和她的男朋友长得什么样。”

“我也是。”

被对号入座的小玫姐姐，从此成了央措和和晓梅关注的焦点，她的衣着、出进大门的时间，特别是伴在她身边的小伙子，都是俩人永不厌倦的话题。直到为此闯了祸后，小玫姐姐才从她们的世界里慢慢淡出。

春节刚过完的一天，纯净的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云彩，虽然火红的太阳自强不息地散发着万丈光芒，可央措她们依旧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嘴里吐着浓浓白气地在院子里玩雪。节后的积雪，已干得像锯木灰，没有一点水气，大风一来，吹得满天都是。这种雪没法用来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在这种雪地里玩得最惬意的游戏，就是并着一双小脚，嚓嚓嚓……走出一串又一串的拖拉机机印。正当她们三人激烈地比赛着谁走的拖拉机印最均匀、最仿真、最长时，忽然看见小玫姐姐和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走进了大院，小玫姐姐身穿火红上衣，一套幸子帽和围巾把她显得高贵妩媚，惯常的微笑里洋溢着幸福和甜蜜，随轻盈的脚步有韵律地起停抖落。

央措和和晓梅几乎是同时凝注眼珠盯住对方，仿佛飘落到冰雕玉砌世界里的精灵小玫姐姐，身边怎么可以陪伴这样一个巨大的男人呢？怎么可以？？？雪也不玩了，拖拉机印也没兴趣踩了，央措一咬牙，提议去小玫姐姐的后窗炸爆竹。

点燃一颗又一颗的爆竹，三个顽皮鬼就朝小玫姐姐的窗户方向一阵猛扔，和着爆竹声同时响起的，还有她们疯狂的喊叫。这样放肆的捣乱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央措自己也没想清楚，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像瞎子点灯白费油，倒把她们歇斯底里的豪情很快消耗干了。央措心里不甘，眼珠一转又出一馊主意，把爆竹放在废弃的午餐肉罐头里引爆。一声接一声的闷响把罐头壳掀得老高，这玩法显然刺激多了，她们回落的热情骤然间又回升起来。突然，一声哗啦啦的破响，一只罐头壳不偏不倚正

正砸在了小玫姐姐的窗户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极不规则的洞。央措睁着惊恐万状的大眼睛傻了秒秒钟，回过神正想逃跑，那个彪形大汉已经咆哮着冲出屋来站在了她们面前。他凶神恶煞地质问：“你们是哪家的孩子？回去把父母叫来！一下午就晓得吵闹，害得大人不得安宁不说，现在还炸坏了我们的玻璃窗，真是岂有此理！”

着了，着了，三人哆嗦着腿脚，颤抖着夹紧下巴，一声不敢吭。央措虽把头深埋在了胸前，心里却在幻想，小玫姐姐一定会出来帮她们说情。可是自始至终，那个随时面带微笑的小玫姐姐都没有露面，害得央措愣是没躲过妈妈狠狠的一顿竹条。

一场倾注了心血和爱的水仙保卫战，居然以如此悲惨的结局收场，真让央措有苦无处诉。看着小腿肚上竹条留下的杰作，央措诅咒道，小玫姐姐，你就是被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欺负死，那也该着！

没多久，小玫姐姐居然在院子里消失了。听大人讲，她和那个男人结婚后就调到一个比锦康繁荣很多的大城市去了。和晓梅和央措初闻这个消息时，惊得面面相觑，心里的起落无法言说。再后来，央措知道了那盘好听的歌带是当年风靡全国的《水仙》。随着岁月的流逝，《水仙》也汇入了被遗忘的滚滚历史洪潮。而《水仙》凄婉的爱情故事，以及由此引发过的央措的烦恼，却永远地存储在了她的脑海中。让她明白，原来，由萌动青春引发的关注，远远不止是自己啊！

一天中午刚到教室，和晓梅突然趴在自己的课桌上大声啼哭起来，弄得周围的同学莫名其妙又满脸疑惑。央措和格追慌慌张张跑上前去问个究竟，和晓梅一声不答，反倒哭得更响了。随后，她头也不抬地从桌洞里拿出一本作业本砸在桌面上，央措赶紧一翻，惊愣住了，那是和晓梅只用了两页的一本小楷本，作业本从头到尾都用钢笔夸张地乱写乱画着“和晓梅，我爱你，你爱我吗？”“和晓梅，我喜欢你，永远永远喜欢你！”

那些写得乱七八糟、极其难看的字迹，使央措马上联想到惯搞恶作

剧的林刚。哼！如此可恶可恨的事，只有林刚这种放荡不羁、无法无天的学生才敢干，更何况，和晓梅不是已经跟央措和格追交过底了？好端端的一本作业本被破坏得不成样子，肯定是作案人在报复、发泄心中的怨气和不满，可这是为什么呢？央措抬头朝教室四处梭巡，结果林刚的鬼影子都不见，她不禁在心里咒骂起来，“真是二流子，三流氓，流氓阿飞叫花子！”

央措把本子递给所有围过来的同学，大家一一传递着翻看，先是觉得惊愕，然后抿着嘴控制自己不笑出声，再接着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这到底是谁写的呀？”“真无聊，也不知是谁会干这样的事。”

……

在大家的传递和窃窃私语中，和晓梅更是哭得稀里哗啦。大家越是劝她，她越像是听了反话似的，哭声震得把所有劝告的语言都淹没了。当所有的劝告都宣告失败后，大家一致提议，告老师！对，这就告老师去！于是，央措和格追扶着抽抽搭搭哽咽着的和晓梅，神情庄重地走到班主任家。

班主任是个没结过婚的年轻女老师，她接过本子一看，眼睛里很快掠过一丝惊讶，一抹笑意从嘴角飞驰而过。但是，她很快就板下脸，沉着眉目扫视了同学一番，低声说：“好了，和晓梅留下，其余同学都回教室去。”央措和其他同学乖乖地转身，有点扫兴地朝教室走去。“肯定是林刚干的，我看他今天就没在教室……”央措悄声对格追嘀咕道。

奇怪的是，班主任却只字不提这件事，一切平静得像是从没发生过一样。等着好戏看的央措实在按捺不住了，连连逼问和晓梅有没有把林刚告了，但和晓梅低着头就是不回答，眼神游离躲闪得让人无法琢磨。气得两肋插刀的央措恨不能给她两巴掌，从此对和晓梅心存芥蒂上了。

央措联想到了黄文军，对！在这六年磨一剑的紧急关头，她必须保护黄文军！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实巴交的黄文军陷入和晓梅根本靠不住的温柔乡中……接下来发生的端午节事件，更进一步证实了央措对黄文军的见义勇为是多么的光荣正确。

2

一年一度的端午赛马节，又在万民的期盼中隆重到来。锦康人不管城里农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穿着节日的盛装，扮饰一新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锦康城东南五公里处的凤凰山，庆祝赛马盛会。

姗姗来迟的春天恰如其分地为端午节赋予了一层更鲜活更美好的意义，萧条肃杀犹如一场劫难的寒冬终于结束了它的使命，被“囚禁”了整整半年的活物们早已忍受不了冬日的枯寂和沉闷，迫不及待地徜徉在春意盎然的天地间，踏在嫩草铺成的柔软地毯上，触摸着太阳洒落的金光般闪耀在草甸上的蒲公英花朵，看着在春风舞动的青稞幼苗，呼吸着被寒冬过滤和净化了的纯净空气……好一副怡人的高原春日啊！

今年的端午节，央措决定再不和母亲一同前往凤凰山，一双小脚围着一双大脚寸步不离地转来转去，太没意思了。更何况央措对几家亲戚挤在一起坐在半山腰鸟瞰整个赛马活动的事宜从来提不起半点兴趣，哪怕是刺激得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惊呼哗然鼓掌声的飞马拾银，马上杂耍等等，看过一次，她就再不想看第二次。她牵挂得最多的是赛马场外那些琳琅满目组成节日元素的小摊点，黑亮嫩滑的凉粉、香甜解渴的冰粉、多味瓜子、甜活梅等等，还有挂着各色鲜艳衣服招揽生意的拍照片的摊点……

她已同和晓梅、格追商定，借端午节去凤凰山美滋滋地拍几张照片。一则好好过过照相的瘾，平时哪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呐。二则，一定

要将这些照片好好保存，毕竟这是央措小学阶段最后一次过端午节，对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央措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新颖、更独特的纪念仪式，将这个特殊的日子挽留或定格，永远存放在她记忆的百宝箱里。

阿啧啧！四通八达的空旷道路转眼就变成了五彩缤纷的人河和车河了，像舞动的长龙一样看不到首尾。真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的大卡车，车兜里栽葱一般挤满了衣袖飘飘彩带飞扬的藏民，像是要去参加什么大型演出的舞蹈演员。凤凰山下更是帐篷遍地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兴奋的锦康人民似乎把家都搬到这青山绿树中了。

三人在山脚几棵枝繁叶茂的白桦树下，找到了搬到这里来的锦康照相馆，兴奋得不用付钱似地开始换衣打扮。搔首弄姿、兴犹未尽的拍照刚刚结束，央措看见迎面走来三个男孩，天！那个穿黑色大喇叭裤，土黄色夹克衫前胸后背都印着小汽车，手里还抱着个西瓜的人竟然是林刚！央措拉起和晓梅就想跑，奇怪和晓梅竟然一动不动，还满脸涨得通红地把头扭朝了一边。

林刚几大步跨上前把西瓜塞给和晓梅，央措和格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天，和晓梅居然羞涩地接下了西瓜，然后一言不发地低头用脚尖不停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灰尘石块乱飞一气。林刚啥也没说转身就走，他的伙伴摇头晃脑地“噢噢噢”叫着，还不时转回头狎笑几声。

待他们走远，央措鼓着红眼珠，格追气势汹汹双手叉腰盯着和晓梅：“你说，是你告诉林刚我们要来照相的吗？”“你不是说不喜欢他吗？你干吗还要人家的西瓜？”……和晓梅不气也不辩解，任凭她俩叫嚣怒骂。

央措开始挖空心思和黄文军套近乎，可自己最终要与黄文军达成什么样的结局或状态呢？是要黄文军慢慢喜欢上自己从而不再喜欢任何一个女生，那么就是和晓梅真来这里采蜜，最终只会被一箭封喉，重创而归；还是要和黄文军建立铁杆关系后，把和晓梅喜欢他的秘密以及和晓梅是如何水性杨花的真相告诉他，以阻止他上当。前者让央措觉得自

己卑鄙无耻，夺人所好，最怕如果…万一…真是冤枉了和晓梅，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后者又让央措觉得自己阴险恶毒鸡鸣狗盗且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变成一块毛玻璃，让她迷失在路途里。

倒是规规矩矩正正派派的黄文军解救了央措。令她不得不嘲笑自己杞人忧天简单幼稚。像黄文军这样的好学生，怎么可能干出早恋这种下流无耻勾当？别说是和晓梅这只根本就不算起眼的小蜜蜂，就算是蜂皇亲自出马，也只会铩羽而归。可是央措的初衷却渐渐变奏出连她自己也不想听到的不和谐音符。发现黄文军不在教室，她心里就会无端地潮起一种茫然所失之感，一见到黄文军，她的心立马踏实，就像空杯子里被倒满了水。央措逼着自己把这种无法逆转的心理变成一股巨大的复习动力。毕业考，央措超常发挥，居然考了个全校第一，搞得老师同学一愣一愣的。和晓梅对她的表情如同挂在屋檐下的冰条，又冷漠又尖锐。

离校前几天，同学之间掀起了相互赠送纪念品的高潮，美其名曰的离别礼品，其实也就是一本练习本什么的。央措犯难了，一夜翻来覆去地想，黄文军送给她的是和其他同学一样的一本练习本，那自己该怎样回报这份礼才让自己觉得恰当呢？离校那天，央措鼓足勇气将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悄悄塞进了黄文军的抽屉。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用不太好看但整齐的字留言道：

赠：同学黄文军

作为小学毕业留念

预祝你在新的学校里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央措

六月二十六日

初考，央措以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遥遥领先于和晓梅和格追。漫长的暑假，并没有让央措享受到无尽的闲适和快乐。始料不及的烦恼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她。和晓梅虽然也考上了县一中，但她的成绩和她平